

【日本】

大薮春彦著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vibrant, abstract design. A large, semi-transparent red diamond shape is centered on a background of black and white wavy, maze-like patterns.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dominated by red, black, and white, with some yellow and green accents at the top and bottom. The title '杀机四伏' is written in large, white, stylized character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cover.

杀机四伏

柳青译

杀机四伏

大 薮 春 彦

时代文艺出版社

杀 机 四 伏

时 代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政编码:130021)

新华书店总店长春发行所 经销

吉林省第二印刷厂印刷

180 千字 787×1092 毫米 1/32 开 7 印张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387-1160-0/I.1147 定价:10.80 元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 描述奸淫凶杀追踪命案的推理名著。石原工业部长是情场老手，同泰子、川革、夏江、圭子、工子、女招待等同在床上你欢我爱的欢乐场面。

那高高乳房，雪白的胴体，人人犯罪的裸草地带，是十川命归黄土的致命要点，结果是为了什么？

本书是著名无情派作家西村寿行又一部杰出代表作，特别描写性爱，别具一格，写到凶杀、推理更是最到高峰。小说情节丰富，构思严密，语言通俗，读来回味无穷，是广大读者的终身良友。

目 录

前 引	(1)
第一章狂欲酒吧	(5)
第二章黑色残杀	(35)
第三章欲海传说	(55)
第四章淫妇妻子	(81)
第五章浪棍秘密	(110)
第六章异梦荡妇	(129)
第七章钱欲横流	(151)
第八章淫都旧事	(170)
第九章喋血淫网	(196)

前引

“美人花中死，做鬼也风流。”这是日本人的格言，也是世界的男人风流曲。石原工业部长十川在夜总会趁势绕过女招待的纤腰，疯狂地扭把着，十川的嘴正凑着她的发毛上，使劲地嗅着。

喝过酒的女招待已感到情怀荡开，而今异性的挑逗已展开了一种无法捉摸的火焰。

她微闭着眼，倾听着疯狂的乐曲，也无法把心房急剧跳动压制下来。

十川看到她绯红的脸，正是春情开始的时机，机不可失，他开腔打破了沉默。

他知道她只是害羞，而并无任何拒绝的意思，于是凑过嘴唇把她的樱桃小嘴吻合着。

她略作挣扎一下，那只是本能上的反应，任由他吻下去。

十川的热情是一发便难抑止的，他的双臂马上把她搂紧，尽量的压向自己的身上。

日本的夜总会，都有高级的包厢，十川半抱半扶地把她拉进已订好的二十五号包厢。他略作停留，又把她的嘴封住，吮吸着香甜的津液。

这热烈的动作，发出很奇妙，很刺激的声响，她听着十

分陶醉，十川紧紧地拥抱着，他的情欲刺激在迅速上升……。

她不安地扭摆着腰肢，他的大腿正向自己的腿缝中钻过来，把她的小腹挤迫着。

“啊……十川君，我的腿快麻木了”她在惶中迸出了一句。

“别愁”，他淫淫地笑着，抽出手去抚摸着她的大腿，“嘻嘻”，这样就不麻木啦。

他的嘻皮笑脸，马上教她满愈，十川很快的便采取行动。一个女人肯和男的躺在一起，还有什么可以做的。他射着欲火的两眼，盯在她浑圆的胸脯上，在那儿十分坚挺的红色乳头，引处他食指大动。

他的手出其不意的按下去，搓捏起来，她伸手来推他，这是女人的做作，但一川那肯甘心作罢。

“他要进一步，跨上她的娇躯，嘴唇压在她的额前，而两手却放肆地攀起山来了。

她很快发现十川的手已开始向“禁区”偷袭。短短的裙子，正被他熟练的向上掀着，赤裸裸地大腿被他火热的手指碰上时，是无比兴奋的感觉。

那裙子，早已退至小腹以下，接着而来的是热情所在被她的手掌操弄！

她的禁区已被直接抚摸上去，那儿热气腾腾，一般暖流禁不住地汹涌而出。

她接着呻吟起来，浑身血液迅速膨胀，心房反跳得更急剧了！

他正在施展如簧之舌，丝毫不怕她的汕笑，埋头苦干起来。

她连忙闭上了眼睛，十川整个沉重的身躯，压在了她的

身上，传来一阵阵热力。

此际，她的大腿中央，成了沼泽地带，湿漉漉非常难受，以至不安的伸起身子，绕向他的腰部，紧迫中争取暂时的快感，好让她心中的欲火稍欲压抑。

但，那终归是无用的安慰方法，因为来自胸脯上的刺激，教她难以回避，也难以压抑，尤其是当他轻轻咬着尖端的敏感神经时，她更是不自主的沸腾了！

她兴奋地挺起小腹，从他的身上获得磨擦的快活情感。

十川退至满意的地方，跪将起来，提起她的双腿。

她非常快活，立即迎合了他的需要，而摆成了迎接的来势，但觉得，他火热的裸体伸过来，稍作活动，便圆滑地近人了她的里面。

那火热的进军，叫她如颠如狂的作着热烈的反应，她不住地挺动小腹，扭动腰肢，尽量把娇躯和他强壮的身体沾合在一起。

十川就相骑在野马上的驯马师，对于她的疯狂的反应心中非常兴奋。

他这个人所喜爱的就是彻底的暴露其中的秘密和疯狂的女子，最讨厌那些故作正经，自高身价的正经小姐，象女招待这样的热情的人，才和他的性格相合，玩起这种性游戏来，才会获得真正的快感。

她浑身又热又软，真个是柔若无骨。可是，她一旦动起来时却不知那里来的尽力，把小腹上的他抛得头昏眼花。

重要的契合部分，更似有如一张狠狠的小嘴，把她的宝穴啜吮得紧。

他们每活动一下时，便带来了一下强烈的刺激和快感。还

幸十川有着十分丰富的经验，更对讨过各式各样的女人。

他们两人加快的冲刺，很快地，他感觉她香汗淋漓，气若游丝，已经到了虚脱的境界。

十川嘘了口气，才继续冲刺，一次比一次使劲，一次比一次深入，直至，她不堪那凌厉的冲撞，悠然睁开眼来，幽幽道：

“十川君，我够了……喔……我够……够了……。”他以胜利曾不可一世的神情道：

“我要你吃得……”

“吃得饱饱的！”

“我饱了，真的……喔……我够了……。”

她那种表情，就是获得至高无上的满足后才会出现的。

他加了把劲，一阵子狂风暴雨似的活动，终于奔到了终点，溶化下来。

那温暖的精子，在她枯竭的花房中迸射，散布，她的感受好如全身浴在温泉中，畅快得不禁出声。

“哟！你这么多，这么有力！”

她贪婪地吸收着，喃喃地赞美着……。

两人相拥着，喘息的时间，足足有十分钟，当获致了最高的享受时，那紧紧的纠缠拥抱，确实难以形容……

不久三天后，这个又有钱才，又有女人的十川君，死于不知名的地方，是谋才害命，还是死在女人的裸体上，他的财产怎样处理，凶手到底是谁……？

第一章 狂欲酒吧

—

“红帽子”酒吧位于梅田新道以东，宇治电大厦的南面一带不如北边新地一带繁华。但最，幽暗、狭窄的街道两旁，那些肃静、优雅的酒吧射出的点点灯火在夜幕中明灭闪烁，宛如奇异的花朵，竞相媲美。在这些酒吧里，“红帽子”是比较豪华的，它和其他酒吧迥相异趣，值并非指外表而言。别的酒吧都极力各自拉住一伙客人，“红帽子”则不然，它是大欧财界人士云集的沙龙，最近才名声雀起。

星期六晚7时左右，和喧嚣遥梅田以及梅田新道一带相比。这里显得十分安宁，静谧，路上的行人大多是摩肩搭背的情侣，这些人都是去浓香流溢的中之岛河畔绵绵细语的，他们脚步轻缓地走过“红帽子”门前，消失在中之岛河畔那微明拾时代建成的最高法院大楼的暗影里。

最高法院的对面有家历史悠久的K医院。医院的大玻璃门年代十分久了，有些暗旧，这时，门开了。一个身穿白色衣服的老医生和一个中等身材，体格硕壮的中年男子走了出来。

没等中年男子低下，那个老医生光向他鞠了一躬。可以看出这个人医生和医院是个相当重要的人物。他脸色微胖，眼睛，嘴角，特别是那隆起的鼻子，都显露出一种精悍。

中年男子和医生道了别，迈着稳健的步子慢慢向“红帽子”酒吧走来。

这个人叫十川隆造，是石原工业的董事长兼营业部长。10分钟后，他推开了“红帽子”酒吧的门。

现在是晚上7点，时间还早，客人部没到。散坐在柜台旁闲聊的女招待们同时向十川望去，“您来了。”女招待们大声打着招呼，脸上溢满了真诚的微笑，十川是今晚的第一个客人，女招待们为他的到来十分高兴。

只有一个坐在角落里桌子旁看电影杂志的女招待抬头冷冷地瞥了一眼，又把视线落在杂志上。这个姑娘大眼眼，身材瘦削，象个少女。她叫布川麻理。

十川在中间一张桌子旁坐下，除麻理外，所有女招待都聚列了他的周围。

和十川挨得最近的是九条圭子，不久前她还是时装模特。圭子成色白皙，眼睛细长，鼻子小巧玲珑。在“红帽子”酒吧里，她美貌超群，和“红帽子”的老板娘鸣尾夏江最受十川青睐。“十川先生，您明天8点半动身吧。”

坐在十川右边的曾野美津枝说。面颊丰腴、肌肤润泽的美津枝是“红帽子”酒吧的老资格女招待，十川在这里招待客人时，总让她陪酒，在与客人的打诨闲聊中，美津枝有一种会使对方十分愉悦，而又自叹弗如的才智。

“对，坐8点半的‘出云’号列车”，十川回答道。

，他这次动身，既不是出差，也不是旅行。石原工业不

久前将高柳工业买下来，十川任命为高柳工业的常务董事，明天去东京单身赴任。

“我们就要分别了。”

圭子十分感伤地说，说完，她把头歪在十川肩上。

圭子脸上并无悲伤了样子，和她刚才感伤的语调很不相称。

“是呀，长时间以来蒙你们关照了。”

十川的话使大家有些伤感。十川常常来这里，大家都把他引为自己的朋友。

美律枝刚才就不时地瞥视着独自看着画报的麻理，终于忍不住了。

“麻理，到这边来呀。”

大家知道麻理为什么冷淡十川，而且她的态度是极其明显的。

十川觑着麻理。在这种酒吧里，麻理显得很和谐，脸上有种少女的固执。

“过来呀，麻理，我们就要分别了。”

“好，来了。”

没想到麻理这么爽快，她放下杂志，来到十川身边。

十川有个名叫伢子的独生女儿，后来离家进走了，原因不明。从前，她也常常来“红帽子”玩，十川知道这并不是因为自己常来的缘故，而是她喜欢“红帽子”酒吧的气氛和麻理在这里

麻理在酒吧干活的同时，还在“大阪艺术座”剧团工作，伢子出走之后，麻理便对十川冷颜相向。当时，十川以为麻理一定知道伢子出走的原因，藏在什么地方。曾经威胁、利

诱，最后只好恳求过她，但是，麻理始终说她什么也不知道。

十川打开了一瓶香槟，环视着大家说：

十川从不要求酒吧里的人为自己干杯，即便是开玩笑这样说，也未免唐突。

“为十川最后一天干杯！”

不知什么原因，老板娘夏江此时不在场。十川将赴东京升任高柳工业的常力董事，大家是从夏江那里听说的。夏江为了了解大阪财界的动态，经常仔细地翻阅两种经济报纸。她从报纸的人事栏里早就知道了十川将去东京赴任的消息。从某种意义上说，夏江是具富于经济头脑的女人。

，十川看了看手表，站起来。“您要走了？最好等老板娘回来再走，不然我们就要挨训了。”关律枝说。

一提到夏江，圭子便默默无语，一付很不高兴的样子。

“不必了，夏江明天会到车站送我，这样我就很满意了。”

十川说着，向柜台上电话走去。

电话里清晰地传来《日本建设新闻》社长川草成哈显苍老的声音：

“我刚好要到你那儿去，我马上就去……”

“噢。我想换个地方，今晚想和你边喝边聊。你想吃什么？”

“河豚。”

电话里的川草马上回答说。

十川微笑着，他脑袋里浮现出川草说话时的表情：脸上带有一种苦涩，总象孩子一样撅着嘴。

昨天，十川已经把有关的工作事宜全部处理完毕，今晚他要找一个知心的朋友推置心腹地聊一聊。

在所有的朋友中，十川最想见到的就是川草，人们常把

办报纸的人看成“无赖”。这不能不使人觉得有点儿奇怪。

46岁的十川在他所接触的男子中，最信赖、最喜爱的就是34岁的川草。不过，十川很少将工作上的秘密向他泄露。他信赖、喜爱川草并不是因为工作上的原因，而是位于人类之间某种更深爱的东西。

十川刚放刚放下电话，麻理走了过来，十川立刻想到莫不是她要告诉仔子的消息。但麻理的话很快解除了他的紧张。

“刚才通话的是川草吧。”

因为川草马上接电话，十川对麻理的差别话有点吃惊，他很佩服麻理的直觉。

“你猜的真对。”十川说完，麻理真挚的脸上略一踌躇，十川心里暗暗一动。

“您见到他的时候，请转告他常来这里坐坐。”

麻理说着，大眼睛闪动了一下。

一会儿见到了川草时，可有理由逗逗他了，十川这样想着，走出了“红帽子”酒吧。

大家都出来送十川，圭子最后握了握十川的手。麻理低着头目送十川走远。

二

和往常一样，法善寺前那条狭小的街道上行人络绎不绝。星期六晚上8点钟，各种店铺里的客人便多寡不一了。

专门招徕情侣们的馅饼铺、单间茶客盈门。有名的小吃店和饭店里的顾客们排着长队，象刚刚开始营业的。

十川掀开“丸喜”饮店的门帘，老板娘——一家大土建

公司的经理的情妇便满面春风地迎了上去。十川属于这时原贵宾。

“十川先生，您来了。”

“当然不错……”

老板娘用手掩着口，“格格”地笑个不停。

“您刚一来，真让我心里一动。”

“真让你动心了？……”

老板娘没有再做声，引十川来到一个房间，川草天上等在那里。

川草盘腿坐着，看见十川进来，放下烟，挪动双膝，向十川鞠了一躬。两个人关系虽然十分亲密。川草每次见到十川仍然很尊敬。

“好长时间不见了。”十川开口说。

“上个星期六去‘宇宙’餐馆，刚好一周了。你很忙吧。”

川草说话时又盘上了腿。

“杂事太多了。”

十川用手巾揩了一下脸。

“今天晚上是最后一次欣赏大阪的夜色了。”

“也是最后一次游乐了。”

川草笑着，露出了雪白的牙齿。

“是呀，我们一起玩得不错呀。”

十川的目光变得十分留恋。每逢休息，两个人便不约而同地到各处的夜总会，酒吧去转。饮游作乐时，两个人十分默契。

两个人互相斟酒时，川草发现十川不象往常一样豪爽，这并不是因为将要离别的感伤占据了十川的胸臆，十川不是多

情善感的人。平日，在他精悍的身体里充满着无限的精力。

川草向十川的杯里斟若酒，平静地说：

“十川，我一向承您多方关照，有什么需要我效力的吗？我为你能做什么……”

“别说客套话。我对你没有什么关照。岂止没有，倒经常麻烦你呢。”

十川说着，把斟满了的酒杯伸过来，川草把自己的酒杯往上碰上一下，“当”的一声，酒一点儿也没溅落，两人相视一笑。

十川大口豪饮起来，川草也不甘落后，十川不提他将要恳求川草什么事川草也不想多嘴。醉意袭了上来，两个人开始象年轻人一样绘声绘色地历数过去游乐的往事，这种事情平日里是难与人言的。

两人又想了一桩往事。在一次由《日本建设新闻》非正式召开的时装模特会上，他们邀请了一位持身廉洁的关西界要人参加裸体摄影。那位要人一直跪在那里照个没完，表演会刚结束，他便躺倒在床上。为此，这位财界巨头患了神经痛症，不得不从财界引退。

两个人宛如二十几岁的学生，回忆着青春时代的欢乐，对于过去的恶作剧似的行为毫无罪恶之感，尽情谈笑。

前来待奉的女店主和女招待听到两个人的谈笑也忍俊不止，她们呆呆地望着中年将过的十川和将近中年的川草幼稚可笑的样子。

砂锅里的河豚刚“咕嘟咕嘟”地开锅时，楼下传来三弦艺人哑涩的小调声。

川草侧耳倾听着。

“到底是法善寺呀，还有没街卖唱的三弦师。”

“这个人叫小胜，是个小有名气的三弦师傅，不熟的人还不给弹哪。”

女招待望着十川，问是不是把弹三弦的叫来，十川摇了摇头。

和女人分别，听听小曲倒不错，男子大丈夫之间没这种情绪。”

“说的对。”

十川赞同地对女招待说。

“我们要说点秘密的话，你到外边去吧！”

女招待走后，十川用手怕措了措脸上的汗。

“真热呀，把窗子开一点好吗？”

“是有些热。”

川草回答说。十川自己站起来打开窗子。

凉爽的晚风把屋子的闷热荡涤殆尽。窗外是法善寺街上的宽红灯和尼脊。屋顶上，一组巨大的宽红灯明灭闪烁，那是一家带餐厅的百货商店。

十川站在窗前，观赏了一会儿夜景。从后面看上去，一川的肩徽似乎比川草还宽，他的体重并没有川草重。

川草突然考虑起十川的前途来，几年前，川草就看准十川很有前途，与他成了英逆之交。十川在日本财界将占有重要地位，会成为新十川康来恩的领袖人物，到那时，川草也下只是一家小报社的社长了，而将是政界显赫一方的头面人物。不过，不知为什么，这种想法没有翰通常那样使他激动不已。

十川望了一会儿夜景，又把窗子关上，坐下来。被晚风